

永樂大典

卷一萬八百七十
六

之 質虜

太平御覽魏略曰質虜本匈奴之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質
姑建武時匈奴衰分其奴婢亡匿在全城武威酒泉北黑
水東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不與東部鮮卑同也
其種非一有大胡丁零羌雜處並本亡奴婢也

索虜

馬明史實實錄宋齊梁陳

齊周隋天下參陽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唐李比身傳家書
索虜傳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十種各
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
刺史瀛公司馬騰於晉陽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覽遣軍助騰懷帝永
嘉三年馳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未幾頃等五縣
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駝有救騰之功甚勲宜錄請移五
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為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為代王
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鞮勇
壯眾服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眾數十萬其後為苻堅所破
執還長安後聽北歸鞮死子開宇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借號中山
晉孝武大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魏 北史後梁至蕭琮
中山明年四月魁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 國廢隋文以為柱

水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六

二

國琮嫁從妹於紺耳氏楊素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紺耳氏琮曰前已
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紺耳氏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

曰以是為虜未之

淘虜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久不
前間素慙而止 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

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
分之以是為常將即見

黠虜

宋名臣言行錄曹輔言金使王灼
以和為名朝夕到關恐謀國之臣

便以柔言軟語為敵真情或至緩
備墜點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至矣

二虜

馬明史實實錄後魏靈獻之
間烏桓鮮卑二虜迭成石棧

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頰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又贊曰二虜首施我鞭北
垂道暢則訓時薄先離本傳晉書劉琨在幽州元帝轉為太尉侍中并贈

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

三虜

東漢書祭彤傳後漢建武中匈奴
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虓入

塞殺略丈人拜祭彤遼東太守攻破走之形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
乃降諭鮮卑使擊匈奴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錢虜

東漢書馬援傳援字文淵亡命北地遇救因留牧畜賓客多歸
附者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壯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

守

有牛馬羊數千頭殺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江州志宋周士真字道粹瑞昌人晉尚書僕射高之後也輕財惠義嘗族人議析居士真曰男兒當自立舉遺產一不受遂自營殖逾十年家致千金又曰積貴能散否則守錢虜爾悉班昆弟故舊之貧者東谷所見富家翁守錢虜抑又不足道也名曰享富貴其實一俗子孰若安分清閒之野叟哉黃光大積善錄人之養生唯不可不足若粗有餘足以奉甘旨供祭祀養妻子備伏臘山荒之外夫復何用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履千間夜眠八尺何必區區之勞心役已未幾窮年沮於殖貨利哉夫如是者乃一守錢虜為兒孫作馬牛也經鉅堂雜誌羅漢頌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閱者七十年凡財積難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馬援謂之守錢虜貪而造業用不到開看七十年而為守錢虜真愚也哉

劫首
虜 漢高韓信傳諸校劫首虜休皆質
師古曰劫致也謂各致其所獲
盜馬虜 續後漢書董卓傳帝以謂者僕射皇甫鄴涼州舊姓且才辯今和惟記鄴先詣記記受詔命詣惟傳不奉詔曰我有討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淨天所知也郭多盜馬虜爾何敢欲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六
三

與晉 **販鹽虜**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諭王敬等邪 **武曰** 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注事見乾符二年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 **背國虜** 北史陽平王傳陽平王孫法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弃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

陵松栢不能生作背 **翩翩佳虜** 晉書載記史臣曰慕容威翩翩濁世之佳虜也 **疑** 國之虜法僧殺之

兵破虜 經遠堂分門故事康范字叔度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人塞自率士卒拒之虜眾感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臂兩炬三頭裝大營中星列虜遠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奉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 **偽和破虜** 北史韓禽母弟洪仁壽元年突厥連頭可汗向雲中 **犯塞** 洪率蔚州刺史劉隆等拒之還虜於恆

安東寨不敵洪四面持戟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眾圍之天下如乘兩洪偽與虜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

勝破虜

新唐書契苾何力傳貞觀九年討吐谷渾薛萬均為賊所

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恐前敗以為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遂薦羊美酒以為生不乘其不虞正恐為驚魚鱗後無以覓其巢穴乃聞精騎千餘直搗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它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乞視身先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耻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

提刀起將殺 馳傳破虜

新唐書杜佑列傳佑京兆萬年人父希

才之屬吐蕃攻劫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使故拜希望邠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芥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

分兵破虜

新唐書韋阜傳阜為劔南西川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三年後高州吐蕃怨完

聖遣舟謀擾邊阜破卻之自是兼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龍官馬定德與大將岑落皆降昆明管此二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州破麟州以取債馬帝詔阜深入以撓虜阜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崔元超石門無本山仇覽董振走維州那毗出黃崖略棲鷄老翁城高調王英俊孫峨和清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六

四

漢道薄故松州元虜出濕山咸漢威守至道黎嵩韋良金超平夷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通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酋那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諸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謀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遣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配功碑

間道破虜

新唐書史敬奉傳敬奉靈州人事朔方軍為牙

請兵三千齋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于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鮑蘆河獲馬牛雜畜

乘冰破虜

新唐書王君奭傳君奭為河

軍判涼州都督事吐蕃首悉結還寇大斗拔谷君奭聞其息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渡清海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為少府監不聽事君奭凱旋玄宗宴君奭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

風雪破虜

王明清揮

塵穢唐中奇章玄怪錄載蕭王忠敏出獵群獸求東於山神云當今勝六
致雨雲二起風望日風雪蕭不復出却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韓
兵于高郵虜誓于衆整師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
際風雪大作虜衆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左滑稽之權
也為宋贊軍事交云馬知張七韓五

易旗破虜

坦明故事宋寶元中仁宗平魏

乃得巽二勝六刀邪聞者為之聞望
党項犯塞先項虜人名使犯邊塞時為勝軍新募萬勝軍軍名也其時新
招募得士戰多敗出去我聞多效也秋青為將秋青為將帥一日盡取萬
勝旗一日萬勝軍之旗付虎翼軍出戰將旗付與虎翼軍出與之戰虜
望其旗易之虜人望其軍旗以輕易之全軍徑趨全軍徑趨秋青軍
中為虎翼所破滅之虜為虎翼軍所
破敗殆無遺類殆無遺下其種類

乘間破虜

元史李守賢傳
癸巳正月望名

金帥完顏延壽擊毖為矯守賢潛遣輕捷者數十人疎崖城附請滅
以登殺其守卒遂大縱兵入破之下令禁無抄掠悉收餘衆以歸

北虜

續後漢書北狄傳和帝即位南匈奴單于上書請討滅北虜永
元元年遣征西將軍耿秉車騎將軍竇憲率南單于擊北虜大

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六

五

通好北虜

趙善瑋自警編宋景德中朝廷始與北
虜通好詔遣使將與北朝呼之王沂公

破之斬首虜二十餘萬人以為太重請止稱魏丹本疏可也

伏兵擊虜

資治通鑑高宗永隆元年裴行儉破

突厥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為
之後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奔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

合兵擊虜

新唐書石雄傳
會昌初回鶻入

魏連平持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為天德防禦副使兼朔方刺史佐振武
劉訥也雲州河名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嫁不欲至攻
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如不捷善則死之
雄曰諾即還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
城望之見厨車十餘乘從者未若衣謀者曰公主張也雄潛使喻之曰天
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唯穴城夜出縱千馬鼓譟直搗烏介帳可汗大駭

力戰沮虜

隋書達奚長儒
傳長儒為上大

單騎走達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
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遣豐州防禦使

將軍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滿那可汗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而後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恸哭而去

舉烽給虜

長孫晟傳晟授開府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開皇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州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州大懼後共違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遁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牧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未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連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始之曰城高地迫必遠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復城既入鎮晟百其連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遣授左勳衛驛騎將軍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六

六

據險邀虜

唐語林武德末平突厥至渭橋控絃四十萬太宗初親展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胡人精騎勝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選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邀虜虜舟老弱而遁獲馬數百足金帛一無遺焉

丙夜擒虜

新唐書東夷高麗傳太宗討高麗賊高延壽惟莫離支未下太宗聞城中鴉聲曰國文突無點煙今鴉羸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繼立而下悉禽之

縛殺叛虜

新唐書王方翼傳方翼徙庭州刺史永淳初十姓阿史那卑薄噶叛方翼引軍戰敗之俄而三姓咽頰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連戰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為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誦無聞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咽頰等皆驚潰引兵遁去禽首

疆弩射虜

新唐書吐蕃傳開元中大將悉末朗百人西戎震服

嚴令威虜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回紇登

四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敗動而走山

里可汗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康給小不如意執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
路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乾
將王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燧曰有犯今者名自燧之燧
取死因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四乾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
未抱玉 **請兵襲虜** 新唐書王忠嗣傳忠嗣爲代州別駕召運信
奇之 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爲虜下帝

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
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籌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
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 **單馬敗虜** 新唐
悅果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 書王

忠嗣傳忠嗣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雷新城晨壓官
軍陣衆不敵衆軍皆恐忠嗣軍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驚相蹂
軍虜莫掩 **塹石禦虜** 新唐書烏承玳傳承玳爲大僕卿奚渤海
之虜大敗 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詔與大

僕卿金思蘭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
兵至馬都山層城邑承玳室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六

七

民得還士少休脫遠 **以權勝虜** 新唐書張守珪傳守珪爲瓜州
而耕藏省度支運錢 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

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夫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礮須權以
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功**

靖醜虜 唐柳宗元集南府君廟碑 雖陽之事人徒知 **登城**

罵虜 五代史後唐沈斌傳斌晉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
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即以州

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剽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儲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
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
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効公所 **志取讎虜** 宋王性
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于虜 之默記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
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
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人
官嬪盡陷沒服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紮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虜

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火之蓋已有取此虜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鬱鬱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

梁上避虜

悅生隨抄 建炎當三祀虜馬將 欽江於是天子幸明越而隆祐

太后龍輿駐豫章行臺從馬時警報益亟有郎官侯懋李幾凡三人者每游戲城東南隅得故園林頗僻寂私相謂曰使虜一不可避得相與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南邁舍卒三人果不免奔而虜騎已連入矣三人者得如約共竄于林因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潛下取食而還伏馬累十數日夫幸略無人足音一旦忽多人皆至三人但默伏梁之上計此豈皆避虜者也胡為而至哉語未已即有黑衣數十百人繼來共坐于堂命左右通捕男女無少長悉以擬殺之積尸旁午向暮盡死迺始去當是時三人者伏據于梁樞愾然向使一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謂得免况已昏夜復望紅紗籠燭數十對引導有主者數人又至亦坐于堂即多群吏擁素時聞人姓名者三人益懼於此殆不得脫矣及細下視之則但見人可半身頭面俱弗辨地知非人也凡點閱死籍至多輒悉呼其姓名中間偶呼至一名群吏爭報曰不是類如是凡有四三人者皆能記憶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六

八

夜過半夫事竟皆去遂晚則四顧鳥雀不聞人聲知虜已洗城而遁矣即於亂尸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姓名迨夜未郡吏所謂不是四人今悉復活矣異哉吾得於宋高州宋高州

決淮灌虜

雲麓漫抄紹興 甲寅乙卯間劉

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于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

迎敵斬虜

宋名臣言行錄 岳飛從劉浩解

為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之力為多

據床罵虜

宋史忠義 傅金虜犯

斬其將虜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匹

移家避虜

宋子語類避虜臨江朝臣震怖各津送其 家屬他走北虜騎還家在都城者惟左相

從子仲敬

繕城備虜

宋名 臣言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六

行鉢宋馬知節駐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夫公方科
丁精集勇捷。塔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已而契丹果至。度不
可攻。募人劫虜。宋名臣言行錄劉錡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
乃去。募人劫虜。夜劫虜寨。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厥

之甚。掃清醜虜。宋曹彥約昌谷果上宣撫吳待制劄子。所幸
大賢鼎。未旦。更素。尋知遇。必能掃清醜虜。庶

後。話叱金虜。宋史忠義傳。郭贊汝陽縣丞也。金虜陷
城。贊獨朝服。話叱不肯降。遂見殺。一掃

金虜。張氏可書。張沒為川陝宣撫。處置使。每曰。虜人猖獗。
當一掃之。有坐客曰。不知用條帶。唯後用掃帚。沒然。漢唐

御虜。北邊備對漢文。後二年。遣山奴書曰。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
國。今受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

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慕虐。夫高帝此約。非不明備。而文帝出此
文告。非不深至。然而文景已前。匈奴時時犯約。無畏也。頃利既禽。太宗使
突厥。族人李思摩。歸統頡利故部。思摩畏薛延陀強。不敢出塞。太宗賜延
陀書曰。擊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境而無相鈔。犯有負約

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六

九

者。我自以兵誅之。太宗之約。與高帝之約。大抵相似。而高帝僅自保境。而
奴猶不遵服。太宗則越境。捕虜。兩虜皆不敢違。以是思之。德宗中國

刑威四夷。其素服弔虜。唐書郭元振傳。元振遠在驍衛將軍。安
施各有宜矣。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咸強。

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人兩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冰冽。烏質勒
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勸兵襲擊
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過。元振不聽。整卧營。為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
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連至其帳。脩弔。贈禮。哭

甚哀。馬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免胄示虜
駝二百。牛羊十餘萬。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新唐書薛仁貴傳。仁貴為
鷄林道總管。復生事。貶泉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
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曰。吾聞薛將軍。流泉州。死矣。安得復
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夫色下馬。羅拜。稍稍適去。仁貴因遣擊大

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單騎見虜。新唐書郭子儀傳。僕固懷恩。盡
說吐蕃。回紇。党項。是澤奴。判三

十萬掠涇州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于儀屯涇陽軍境萬人
 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伏李國臣高昇魏楚王陳回先朱元珠各當一面身
 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統惟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今公存乎
 懷恩言天可汗素天下今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
 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統悟曰彼欺我乎于儀使諭虜曰昔回統涉萬里
 載大慙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素蓄奸助叛臣一何惡彼背
 主素親於回統何有回統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
 乎于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于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
 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今公來虜皆持滿待
 于儀以數十騎出免宵見其大面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
 是邪回統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于儀即召與飲遣錦繡結歡誓好如
 初回統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素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
 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遂戎得利與我雖好不兩善乎會
 懷恩暴死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于儀將白元光合
 回統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
 所掠士女牛羊馬素駝不可勝計遂自涇陽東州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六

宋文鑑郭子儀單騎見虜賦 汾陽征虜歷以王統 本說 回統入寇汾
 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馬雄趨方傳呼而免宵諸寇驢
 嚼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因
 循之主金縢不足以塞其貪嗜鎧仗不足以止其據取雲屯三輔但分諸
 將之兵烏合萬群難破重圍之虜于儀乃外弛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
 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今公尚臨於金章
 想可汗未厭於塞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惶怖之威果吾
 父也敢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遣使
 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
 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鏃邪之銳而勢有大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
 擒虎之懸矢伏而驚如素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
 以誠可開胡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
 戢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殲靈夏僕固於馬而
 恭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夫木也是使於樓
 蟻苟為鋒鏑之交下逮遠紀綱而不以益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
 於談說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警近類曹成獨造國良之量向若怨結不

解禍連未央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後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顧創病以何長符秦兮南伐之師坐投泥水祈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為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界故中書二十四考馬由此輕騎慰虜新唐書張說傳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而致

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酒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置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嘗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開門待虜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也由是九姓遂安

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燧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關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燧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燧開棘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

推誠待虜資治通鑑唐貞元二年閏月清水會盟使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

言於上曰歲不欲盟好之成故戒城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夫盟何由成上乃召城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猜或以沮虜情貸

粟賑虜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再拜司空面鵬自開成時為點受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糗

口重器易粟於遠退渾瑊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常有功以窮未歸未輒擾遠連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執肯為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確無不敗請詔田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三萬斛會盟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不戰降虜新唐書李勣傳太宗貞觀三年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

靖合因曰頓利若度稍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降虜矣靖大喜以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勦兵從之頓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沮功斬降虜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

高好選某唐裴炎拜侍中受詔輔中宗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為侍中乳
媪子為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朕以國與元貞豈不可何惜侍中炎
懼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立豫王及武后持政自肆謀乘后出執后運政天
子會徐敬業與兵炎曰今若後辟不討而解遂斬于都亭驛初裴行儉破
突厥有功炎沮薄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議
者恨其媚刻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為陰禍有知云

叛晉降虜

五代

史晉杜仲威傳重威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
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
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
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為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振原

死不降虜

宋楊誠齋集宋忠襄公楊公行狀先是公判血書
襟曰吾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虜人初不知也

明日復引公出南門皆問公
意如何答曰直不能降虜爾

志不忘虜

韓元吉登對錄元吉曰
臣願陛下志不忘虜常

如當宁受書之時責勵群臣俾不忘虜常
如虜使在廷之際上聳然嘆曰好議論

釋遣俘虜

廣州府南
海志元呂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六

十二

恕字仁卿至元十八年任廣東道宣慰副使下車之初寇盜為梗彌山腥
海時調兵四出俘虜者多公於其間力為分揀遣而歸其得釋者莫不感戴

名重夷虜

雲谷雜記韓魏公名德為夷虜所重韓魏公之子忠
彥聘遼虜主知其為公子問嘗使南朝者形貌肖韓

相公否皆曰然遂圖忠彥之象靖康間文真犯河南所過蕭然入相州傳
孝寺見公畫象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又覓公墓拜謁而退身後名德
猶為夷虜所重如此昔所未聞也圖忠彥象見樂成院魏公詩
注詳去來及韓象見韓子參魏公畫象及周子芝長短歌

老病

使虜

張芸叟雜紀元祐末宇文昌齡報聘契丹皇城使張璪价為張
頴齡老病樞府難其行璪哀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甚厚死

虜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璪飲冷食主無所忌昌齡戒之不納既至虜境
益甚昌齡頗患之禁從者毋供璪怒罵不久果病業不納粥藥至十許日
一行病之既而三病三急竟安還復命登對進前上面晒之退語近臣張
璪生運奈何詣都堂諸公大笑昌齡曰直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
箇好惡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婦孫
此况阿翁既眼地又却來也

奉使留虜

王明清揮塵錄
末舟字少張微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六

州人學文顧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是以道為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文并以林謝之云事其大夫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宣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朝廷因正道之歸責表于上云節上之旄盡落日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理飛雪雲攀龍鬚而莫建波灑冰天上覽之感愴厚郵其家留匈奴凡十九年紹興壬戌始與洪九兩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直秘閣主嚴家無格虜史記李斯傳韓子曰慈母有管佑聖觀以終

格強悍也虜奴隸之言嚴母為虜漢書呂后囚戚夫人永巷詭制

虜終日春薄暮常與元為伍相離三千里雷誰使吉汝呂后聞之大怒乃召趙王馮氏逆斷戚夫人手足去目熏耳飲瘡藥使居窟室中名曰人彘

注常與元為伍威光震虜唐李衛公集紀聖功碑故能神機與元罪者為伍

之卑之為虜尚意譬喻論末視上為貴賤吞日中虜

宋王黃洲小畜集賀大使啓 吞日中虜覆泰山如眇秋毫笑構上鷹翻東海以注焚燭

才戲虜元明日御生男則生男夢虜晉書索充夢虜脫上索

為虜配馬則成驢詳驢詩文北邊備對北狄者大王之獯粥宣王之獯狁幽王之犬戎齊威

胡居于晉北又有東胡居于燕北皆狄也服虔曰東胡烏豆之先也後為

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為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即漢世之匈奴

也漢史之叙狄事自秦已前皆命為犬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

則狄人立匈奴以為國號其已久矣若以時世求之則蒙恬所卻之胡其

酋長即頭曼是已故漢史曰頭曼不勝秦而北徙十有餘年也頭曼者冒

頓之父也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又增稱樓犁孤塗單于史著其義曰樓

犁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强

者惟此一族他虜雖威莫之與京也後魏之世蠕蠕社倫始改稱單于為

可汗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單于也突厥也者

本匈奴之北都居金山之陽以鐵上役屬蠕蠕已而益大遂改稱突厥突

厥者兇年也以兇年名國明其肇迹於兵也唐初顛利大威所獲之地三
 垂海海南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力亦相抗故揚雄之論匈奴曰
 三垂比之遠矣信哉其強常過諸夷也若夫元魏拓拔本亦北虜其勢既
 威乃能竊用中國禮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為偏北之虜唐自突厥以
 外其疆大能與中國抗力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蕃
 雖嘗侵入北境其實西戎也張魏公奏議秦虜情及備禦利害狀 臣聞
 山東警報曉夕深思未見虜人大舉之意臣竊惟世忠進兵淮上號稱十
 萬劉豫父子勢已窘蹙必多遣偽使求援於虜向使虜之大兵外示衰弱
 養銳不動秋高馬肥一舉而至淮甸是為可憂然其勢亦須再調生兵養
 於百姓方敢深入何則去歲夫意而去人心離怨苟非增益重兵安肯報
 至也今我師自屯淮楚偽地騷然修城郭起丁役設馬棚運糧餉蓋劉豫
 欲以安其民人使無背叛之心凡此皆臣之所樂聞而深喜者比又報虜
 之大兵已至沂州臣所未喻借使有之豈不為我之利乎夫盛夏興師中
 國所難夷狄為之其夫多矣虜之所恃者馬方此大暑不復休養則秋冬
 安可復用此一利也虜以騎射為能當夏之時筋膠解緩豈能害物此二
 利也北人性不能熱坐甲重兵皆非所用之時此三利也為我之計正當

休兵持重日為過淮聲勢困弊其人仰惟陛下聖算神機必有所慮臣愚
 無識知豈能測度姑叙所見恐或有補聖慮萬一區區借冒伏幸甚照
 又回奏虜情并遣使利害狀 臣今月十八日伏准御筆處分臣不勝感
 懼之至臣契勘朝廷始差盧仲賢出境人情上下已自疑惑臣職在疆場
 所當振作將士日夜奮厲以守以備近仲賢等回泄漏非一歸正等入往
 往口語相向各有攜心而三軍之氣亦復怠弛臣遂從宜出榜彈壓姑為
 虛聲以疑敵人以鼓士氣即不曾移文北界况當今日之事在我實計正
 當清野堅壁坐俟其弊不戰以困之亦安用敢為決戰之舉也茲獨兵家
 虛聲耳前日恭奉聖訓察見肺腑不勝幸甚茲蒙訓諭臣再三審思虜之
 不來非愛我也蓋其勢未能便舉今一切示之以弱恐反生彼虜窺伺之
 心別致侵侮借欲通書尤難商量又不知聖意以為如何臣近累論秦虜
 事數日來伏聞朝廷遣使甚急思慮及復實不遑寧伏乞聖慈更賜訓諭
 不勝幸甚伏念臣頃居謫籍幾二十年流離困苦加以憂患狼狽萬狀所
 以愛養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義負不戴天之深隲終幸一朝得伸
 素志瞑目無憾幸遇皇帝陛下龍飛之始英武之奮發慨然有澄清天下
 之心臣是以敢受任而不辭惟臣知人不明宿州之役雖未成功而虜之

傷後過當心實憐我今將士上下人情日以振作而虜寇作於內師老於外少得時月形勢畢見戰惟此虜若勢力有餘內無掣肘則秋冬之交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書約期勢實內弱其狀甚露縱令敢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為我則利在彼非福蓋三百里之內野無芻粟稅以不戰又何能為此急急也伏惟聖慈必賜洞照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見所為迂闊寡合自度賊分單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俟歲晚力求休逸惟臣所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可為之時臣所憂者夷狄之姦計得以肆行而違官責人畏懦苟且循致誤國不然臣年餘幾何豈不欲姑就安逸以畢此身而固為異同於今日也惟陛下鑒察不勝幸甚

黃且獎勸今歲虜以宿州之事勢當舉兵大入以示威強用快其志願陛下威靈將士各肯出力臣早夜訓教守備粗嚴深秋暨冬初無一事向若虜不貽我以書則守備固自若也不幸因虜以一介持書慢我而朝廷忽遽遣使自招紛紛緣此人情內外各不懷安其於國體所係甚大以至上貽聖慮事蓋有自惟此虜若必欲來犯我雖懇請百拜有不可遇如其不能來何由可動况幸寇躡之不我侵徒為懸免苟安之計臣之所未諭也伏幸睿照

臣竊惟今日之事所係國家公議乞以臣章集侍從臺諫廷論之

卒歸於當無愧天理不勝幸甚 又論虜情及備禦事宜狀 臣伏奉親筆處分臣已恭悉聖訓臣契勘自來虜人調發大軍必用秋季之月蓋亦須俟秋成既畢方可調發車牛應副差使今醜虜於此時不能進攻海泗脅我以和乃遣介持書坐邀實利其奸計畢露事理甚明况自八月以來新益發軍數萬人坐食累月糧草安得相繼前年以十餘萬人攻圍海州在三四月間正欲乘春草滋生為久屯計頓兵城下四十餘日竟以糧運艱難兼海之為州四壁皆沮洳之地騎兵非便將議班師張子蓋一擊破之人馬之陷沒以數千計傷敗亦萬餘人今焚草已久春雨荐作為虜之計似難施設而魏勝任旺諸軍帶甲七千餘人魏勝忠義軍可及五千人其家屬多在鎮江此皆必死必守之兵縱使冒昧而來亦未易以旬月攻取也城中有半歲之糧足可支吾臣愚意以為虜若犯海州臣當駐楚州措置若犯泗州臣當駐盱眙措置劉寶只當隨臣在盱眙去泗止隔淮河有浮橋可以渡兵虎視其外與城中相表裏晝驚夜劫不出旬日破賊無疑臣竊料此賊未敢輕為此舉也環海泗三百里之地糧草皆無糧尚可致草何所出况春雨不時三日之雨便可困弊其粟如米為之夫算多矣至於淮西衝突之弊非一二萬騎安肯輕來非惟糧草之艱又將何所取

利且在彼國所虞不一前出後空寇盜隨起蕃漢作亂前日逆亮之事鑑
固不遠也劉寶臣已恭依昨日聖旨令容帶騎兵前去盱眙駐劄關德陳
敏聞已漸各安愈今泗州守兵進二萬人守固有餘而我之援兵近在三
百里內足可照應措置臣早來約與湯思退待班嘗畧說大槩其餘俟臣
來日面奏 又回奏虜情及遣使事宜狀 臣今月五日夜時伏奉御筆
處分謹已祇稟聖訓且累具奏謂虜人力強則來力弱則止初不在夫和
與不和之間而以今日事勢論之斷然不能竭國大舉其理明甚偽元帥
以書來必其國中掣肘之事甚多而又發軍俾於進行幸多逃叛虜為此
策不為無謀一以故我使無侵軼之虞二以彈壓其民使無變亂之志當
為好辭款之末須指定與決第今使人隨橫酬答請更歸寧於朝而益治
在我徐觀其形勢於後日耳况是不出來春事機盡見臣私憂過慮切恐
儒生之論不知大計特為真和曾不知二數年後戎馬日蕃千萬為群分
臨邊境彼之人心益定我之將士解體是時何以支吾臣近已因張說
之運令其面奏惟望陛下默識此理御之以權俟至來春當見情實別為
裁處臣之愚見今日大害正在內治不立人多懷私只務謀身不思為國
軍民之弊漠不加意不來此而區區於末恐無益也所遣盧仲賢薄有口

辯但恐於忠信或虧今雖無及不敢不以奏知俟其回歸及遣事稍定臣
欲一至行間更叙悃悃進歸山林瞑目無憾伏取進止 貼黃臣近據淮
西探報已節次間奏去訖目今虜人雖未有端的動息而秋氣已深備禦
不可不謹臣除已節次調撥屯駐外伏乞睿照 又奏虜情及戰守事宜
狀 臣近者竊聞朝廷以吳將等南歸遣劉光遠曹勣持書至大軍前
仰惟聖智高妙洞察虜情更遣信使詳觀其變初非臣思慮所能及也竊
惟宣和靖康之際虜使不絕于道如王雲李若水輩皆信其說達至圍城
中使者踵至猶議前議今日之事則有異此我方整齊六師可戰則戰可
守則守姑命使人嘗試其意當緣考究必見事實天下幸甚臣妾慮虜人
始知淮楚有釁力破此軍以張聲勢陛下首伐其謀故遣留泗上更審事
機臣恐春草滋茂必有所向而荆襄岳鄂上流最為重地故冀聖慮先及
委任將帥有決戰決守之計即制命在我中原可圖異時虜兵一動便噓
止絕使命恐傷士氣臣識見淺短曷足以仰補聖慮萬一區區憂國過計
敢展所見仰惟特寬斧鉞之誅不勝幸甚 又奏虜中事宜狀 臣得吳
璘九月初十日德順軍發來書謹繳連進呈璘書中畧無休迫之意必是
見得虜兵的確次第伏惟聖慈少寬憂顧近日據所遣探事人歸言自燕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六

山以來疎理為害物價極貴雖募軍及捕邪人馬向西南來別未見大舉動息臣仰奉聖訓晝夜悉心措置不敢少息伏乞睿照 又奉唐中事宣狀 臣近據曲端中契丹大石林牙自招州遣人持圖書赴朝廷為其人截留有元送文字漢兒走逃過涇源供折到上件事理及陝西諸路遣去河東探事使臣報到事宜其間多說金人軍馬那回嶺北河東紅巾占據州縣等事待於傳報未敢為實臣除已分遣信實人深入虜界體探的確別具奏聞河東義兵首領李宋臣等率眾拒捍全賊累年忠義可尚臣書填告命間遣遣人給付不惟可以激厲兩河忠義人心亦欲觀其事乃結約舉事今來已是防秋虜情難測尤宜過為隄備除已經盡戰守應援之策專遣屬官便道前去與陝西諸路帥計議外臣取本月十四日起離襄陽計程中冬可至熙秦路謹具 知 三年九月上時公在襄陽中為以十月六日至平江府 又奏乞令使人諭及虜中事宜狀 臣竊慮使人洪邁等非晚回程入界欲於鎮江府少駐旬日彈壓邊境以俟其至兼臣誤蒙任使所有使指理合備知伏乞聖慈特降旨令洪邁張掄盡以虜中商量曲折聞見事宜密以諭臣庶得以展盡萬一更乞聖裁 又奏虜犯金州攻禦事宜狀 且契勘金賊偽皇弟郎君撒離喝及叛賊劉豫弟

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六

十七

偽大王劉益於十二月初復聚河東燕山陝西金軍及金賊正甲軍等使犯金州臣已指揮同都統制王彥先次盡行清野外堅壁不戰使之困窮俟賊頭回首尾襲擊以取全勝兼節次調發本司正甲軍三萬餘人差都統制吳玠於金洋州界首屯駐以備大戰伏乞睿照 貼黃臣契勘金賊自長安聚兵深入至金州約一千里糧道甚艱緣諸將堅壁不與接戰已見困弊伏乞睿照臣契勘金賊分數頭項使犯川蜀其熙秦一帶係是輕兵先緣開師古於熙河擊散甲軍二千餘人金軍一萬餘人節次秦鳳路統領鄭師正於伏羌城又擊散叛賊李彥琦軍三千餘人金賊甲軍一千餘人見今岷秦一帶別無賊馬所有鳳翔和尚原及隴州一帶見委節制郭浩總管吳玠統制雷仲等駐兵捍禦可保無虞伏乞睿照臣契勘虜人近緣俞都及叛謀殺契丹漢兒首領八十餘人慮人心離異遂糾合大兵以求決戰今所犯金州賊馬正甲軍約一萬餘人金軍二萬餘人馬一萬五千餘騎臣見措置斷絕糧道堅壁自守待其困弊以取全勝其長安諸路更無賊馬重兵臣止候擇退前項賊馬或憑伏天威遂致破滅賊勢可以畢見即降其合行措置事務奏陳伏乞睿照 又奏淮南備虜事宜狀 臣契勘自到關陝以來前後累獲近上首領及偽皇親等厚加待遇詢

問虜情願得事實皆稱全賊用兵深入重地利在速進揀選正女真克精銳甲軍先遣三四千人多帶弓矢倍奉副馬探知本朝大軍所聚去處急戰衝擊臨以弓矢必致潰敗因此千里之內鄉村居民悉皆驚移本朝雖有精銳甲軍在後既聞居民驚移往往軍心搖動望風奔走金人每遇驚移人民止過今四散更不殺戮前後所說並同臣伏觀朝廷見出兵措置淮南等路臣出使在外即未知廟算規畫次第高慮所遣兵將弓矢器甲未至堅備或有新收馬合之衆不堪破敵萬一金賊知朝廷兵馬在邊分遣精銳先至驚亂即江南軍民不無動搖臣愚欲乞朝廷特賜講究令淮南一帶小作頭項各據險地為堅壁清野之計以保軍民家屬賊衆之來勿與接戰使之自困若圍聚大軍止作一處竊慮以戰則未能當虜人之鋒以守則必有糧食闕絕之患如使至期那退必致搖動人預錄今來利害所繫甚大除未知朝廷措置事理的實外苟有所見不敢緘默臣無任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契勘今來朝廷所遣軍馬慮有旋行招收馬合之衆萬一遇敵恐致奔潰因而搖動江南軍民之情以臣所見恐可止於淮南東西選擇地利安置山寨或木寨據險保聚分駐人馬為清野自保之計或移那近裏守固險要淮南量留軍馬以為斥候更乞聖慈深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六

十八

賜熟議施行臣契勘今賊凡用兵多選正女真精銳甲軍以為先鋒唯務弓矢最多每人帶箭不下三百隻深恐朝廷軍馬弓矢未備緩急遇敵則致誤事欲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臣契勘今來賊虜之情殊厭翔大敗之後勢必增兵西來未能窺伺江南竊慮今來淮南去賊差近恐致探知分遣精銳人馬因循引惹深入欲望朝廷令淮南速為清野堅壁之計蓄藏鋒銳以待機會臣出使在遠無緣備知措置始末臣區區憂國之心實為過計僭越狂妄之罪臣不敢逃伏乞聖照 又論虜情及招納歸附事狀 臣今月十七日未時伏准御筆處分臣已一一遵東外臣竊惟女真之於契丹事不兩立勝則疑其人敗則疑其人女真之心固可度也異時其勢必至於交相攻滅而後已昨緣八月末女真獲一戰之勝契丹雖欲退而士馬土地無因一旦剪除今其揭示於邊以詔不以赦容有欺偽於其間侯臣更得實報續具奏稟海州投來人聞偽招討人才頗亦集點侯到建康恭依聖訓津發近上頭領等及參酌官實請給之宜取自聖裁蕭宇果有歸意書亦密遣人至臣所錄十戶以它事謀泄遂遣宇歸燕北今尚聞託疾于兩京臣三次遣人皆未有回者恭瑤屢具聞奏伏蒙聖慈俯賜察察不勝幸甚招某強壯在今日最為急務請軍軍額于細核實虛數不至

甚多而息兵歲久帶甲之士比之向來才三之二須招填後後庶幾它日
國勢以強惟是支費稍大備乏是憂然而有兵斯可以保民有民斯可以
有財又不得不權緩急輕重于其間事之輕重較然可見伏望聖慈更賜
睿照取進止 又奏虜情及遣王展開謀事狀 臣伏准尚書省樞密院
劄子坐奉聖旨臣已恭依處分施行外臣竊惟虜人於我有不戴天之讎
挾詐肆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挽亂國家反覆說謬
無一實今復敗盟如此而朝廷尚爾覆轍號為信義恐生兵釁臣所未諭
惟疆場之事信詐相半而事有不可不為者蓋欲使之內懷掣肘中有疑
心不敢專向淮甸耳朝廷比未遣李坤等數輩深入虜庭密行結約何獨
於王展却為主事昔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取諸君子今日獻議者之
意大或類之伏望聖慈留臣所奏更不降出只乞出自聖裁特賜處分付
臣遵守如睿意別有所主乞伏宣諭使之盡思以求其正伏取聖旨 又
奏虜情及遣發舟師事狀 臣今月初四日早伏奉御筆處分臣已恭稟
詔旨臣契勘虜人聚兵轉糧已兩月餘初得勝必復舊地而泗上之寇為
重今遂回不進豈謂無因臣惟精選間探勉勞將士日夜嚴備不敢輕息
然虜之人情亦可察見人心厭兵各欲休息獨用事辱首以力脅逼陷之

死地。瓦解之勢固自不遠。仰惟陛下權輕重緩急之宜。乃革宿弊。斷然有
為。誠動于中。德施於外。顧何事而不濟哉。臣衰老力疲。每恐不足以副陛
下委任。拳拳之意。空勤朝夕。臣欲於此月中旬。至鎮江。遣發舟師。至東海
縣。屯泊。更看機會。是時邊警無他。欲望特降處分。許臣趨行。闕奏事。臣無
任休懼。俟命之至。 又次鄂州。奏虜情。并乞善撫將士狀。 臣恭聞除命
不敢辭難。次日。携二子。臣拭。臣約。即就道。於十一月十七日。抵施州。是日
得雪。江風少息。專顧舟來。下於二十二日。抵鄂州。先是。上流及潭湘一帶。
傳聞不實。致有驚疑。見臣父子同行。人情稍定。襄漢諸軍。見與虜人相拒。
虜人正兵約近二萬人。蒼軍數萬。所蒼軍各主離心。日有策馬來歸者。煙
此時雪。馬草難致。必懷恣望。臣竊生想。淮南事體。與襄漢異。願陛下內
撫百姓。外撫將士。官爵。實固。不可濫。要。滿其心。戒。教。諸將。以守為主。事
有機。會。進。退。遲。速。勿。制。于。中。少。寬。聖。心。終。成。大。業。臣。年。老。久。病。豈。堪。間。事。
適。丁。多。事。義。當。効。節。星。夜。疾。馳。恨。無。羽。翼。可以。即。至。來。春。事。勢。稍。定。即。乞
致。禱。歸。守。墳。墓。以。畢。餘。生。惟。是。不。識。去。就。報。議。軍。國。大。事。謗。讟。之。起。恐。不
可。測。伏。望。陛下。察。臣。之。心。終。賜。保。全。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 臣。黃。正。將
未到建康。新任所有本路屯駐軍馬。合與不合。許臣同共商量。措置。本路

控扼利害至大，臣與諸師均任其責，理合取自聖裁。伏乞特降睿旨施行。又奏虜情狀。臣自邊陲行，備聞江上動息，竊料目今事勢稍定，惟不當遠圖近功，蓋軍事尚謀，以戰為後，伏惟聖慮高明，必有所慮。臣言借越不勝恐懼，臣過慮庸人，不得逞志於長江，或恐狂憤未息，致有侵犯它處，見聞所及，不敢不以上瀆聖聰。伏乞聖慈，恕其冒昧之罪，不勝幸甚。又奏虜情狀。臣今月初四日午時，准御筆處分，臣已條列別具數奏。臣近在鎮江，詢問歸使，恐虜人決無歸我河南之意，蓋彼方恃強，彈壓諸國，豈肯輕棄土地，自為追感。今日之事，惟陛下勤修德政，寢食之間，無忘此讎。上慰天心，下從民欲，密圖大計，以和款之。使既不違，和亦虛名，伏惟聖慈，更賜睿裁，事有可否，伏乞特降訓諭。容臣精思，遵守取進止。又奏虜情狀。臣今月十四日，准御前金字牌遞降付臣宰執劄子一件，臣竊惟虜自逆亮背盟，叛致隕命，繼而葛王新立之後，通問朝廷，每以舊禮舊儀與夫歲幣為辭，朝廷蓋嘗兩遣使人矣。一至其國，議其不合而還，一至境上，拒而不納，其說惟堅執此三事，去冬移辭三省，頗屬後，又報書宣司，雖若於舊禮稍緩，而意猶前也。今彼一旦先貽我書，不復更及舊禮，止言舊儀歲幣而已。臣以此知其厭兵，有欲就議之意矣。雖然，虜情狡而難測，誠如

朝廷所慮，臣料使人之回，不出二端，或即以兵臨境，肆為強辭，脅我使從其欲，或其國中多事，士馬未集，則姑示恫恻，往復之論，反以款我。朝廷於此，正當勿怒其師，勿墮其計，長慮却顧，為國家福。想必預有定論，處此矣。臣受任江淮，惟當過為之備，聖聖清野，糾率諸將，固所以用之，弊之計不教少息。若謂能如逆亮時，糾合諸國，直臨大江，其在今日，恐亦事力未能至此也。伏乞睿照。又回奏虜情狀。臣於七月十二日，伏奉四月初七日詔書，聖旨丁寧，反覆開諭，雖父祖之訓，子孫，不過如此。臣伏讀再四，感泣交并，自念罪大，無所逃於天地間。陛下且洗其過愆，責以後勅。在臣區區，何以論報。惟當展盡少荅，思私除見。今虜人動息，及臣措置次第，臣已親書始末，節次具奏去訖。契勘金賊，自四月末，前軍高魯都統等，回師鳳翔，緣吳玠於五月初七、初八、初九三日之間，連獲四捷，連留山谷，凡一月餘，人馬死亡十之五六，更不敢經由吳玠所駐軍前後，自間道趨秦隴一帶，歛泊。其大軍因此只留陝西諸路，近又因慶陽獲捷，虜鋒甚挫，恐朱有東向之意。臣已恭休聖訓，駐兵保險，講武積粟，相時而動。於階成鳳州及鳳翔府各據險聚兵，外興元駐大軍，以為聲援。臣又提領重兵，以殿其後。四川之險，決可保全。所有陝西被掠州軍，見節次撫定，謹具奏知。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六

始黃虜人大軍見今往來關陝之間恐未能東向伏乞睿照 又論虜情
 狀 臣竊惟虜人在張聲勢脅我以和其未已久若彼事力有餘見利則
 進何必更以空書徒為邀索逆其用意蓋欲脅我成和以彈壓諸蕃徐為
 後圖事理甚明所患不知虜情墮其計中始因先遣盧仲賢用非其人既
 歸輒肆妄誕恣動上下招此紛紛其實本自無事重為煩擾臣謹即畧虜
 人前後書詞簽貼進呈伏望特賜睿覽情自可見今茲偽元帥回牒事理
 其始雖有蹂躪之意其終約使人過界之日恐是邀致我使別有深謀如
 日前張掄洪邁之為幸陛下聖明先遣小使事之濟否足可商量惟陛下
 靜以鎮之更俟後報 又奏欲寓居湖南及論虜使狀 臣伏聞特降制
 命除臣檢校少傅節鉞宮觀任便居住臣聞命之初固知所措懼以感泣
 伏念臣誤被眷知度越倫等思踰山嶽報塵涓埃夙夜震揚大懼得罪於
 天地比緣竊荷日久義有未違過夫滋繁恐勅履護輒輸心腹願復使安
 豈謂皇帝陛下特矜仁慈併教光寵意隆恩大數異禮優顧臣何人敢冒
 盛典撫心感激無以見誠臣只俟被受朝廷照劄迎侍臣母至撫州遽
 過湖南為寓居之計所有一行請受之屬已于吉朝廷乞行下本路轉運
 司應副仰冀聖慈始終留念臣竊聞虜人信使已還恭惟聖慮高明洞照

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六

二十一

事理隨宜遠度以稽情偽不待臣區區之說本序正憲仰冀聖慈善保聖
 躬臣無任祝頌瞻依之至 又奏虜書名詔諭事狀 臣近者累輸聲說
 仰冀聖明誠以憂君過慮不能自息竊惟天下之事有置必有廢有興必
 有奪虜以詔諭為名將持廢置與奪之大柄且其蓄謀起慮欲以沮人心
 奪士氣而坐傾吾國臣之所憂不但目前而已也劉先主曰成大事以人
 心為本此存亡之大計願陛下考臣前後所奏留神毋忽焉 又奏乞遣
 辯士通書虜面狀 臣聞兵凶器也聖人不不得已而用之古者出師必先
 之以文吉之辭蓋所以承天意重人命明曲直通敵情也今兩淮諸軍書
 屯于邊臣欲乞自宣司遣募才辯之士與見在汴京主事者通書及遣虜
 首書意大半數叙天理明正是非辭責簡約或有以感動其情仰伏威靈
 庶幾有濟乞賜聖裁如或可行乞密付臣照會 又奏知作書答虜元帥
 狀 臣蚤來嘗繳連虜元帥所與宣撫司書伏想已經睿覽見議再作書
 及遣通辯有勝氣官一員前去欲望聖慈特賜宣示聖意所欲今臣酬答
 及商量事各臣恪意審思具檢奏稟更取聖裁 又奏答虜偽元帥書檢
 事狀 臣今月初六日中時伏領御筆處分臣再拜伏讀仰識聖意為社
 稷天下計甚厚不勝慶幸臣謹當一一遵依聖訓見具通偽元帥書檢于

細詳議續具進呈，臣竊惟天下之事，惟誠與信乃能動人。文真雖夷狄，迨
 齊有禽獸心，而彼亦人耳。夫可不曉以道理哉？臣愚欲運才辨膽氣之士，
 從都督府遣至，倘元帥所銷陳始末，分別曲直，大要如黠兵，廣地爭城，攻
 戰在女，具有害無利，而况諸國中原之人，苦於征役，必生變心。如此之類，
 俾使人得一一身對，惟憑天理，庶控光誠。臣區區淺見，如此更取聖裁。
 又進呈答虜元帥書檢狀。其間信義天下大本也。匹夫而無信義，則無
 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而况有國有家者哉？惟正隆背天渝盟，積非一日，兵
 難之端自此而起。南北塗炭，以至今日，肝腦塗地，和好中絕。近因諸城之
 來歸，從而撫之，謂於理無愧。大國必欲恃強兵以爭疆場之事，一彼一此，
 何常之有？事之由來，理之由直，上天昭昭，其必鑒之矣。庸念此皆祖宗之
 故地，今書乃必欲指正隆以前為界。我所未曉，是不容我立國。大金欲休
 息生民，宜執事者成其志。正隆信義一夫，我南北之人無不悲怨。若大國
 有以加惠于我，使信義之實孚于我國，亦生靈之幸。其詳使人面議。又
 奏報淮陽等處備虜事狀。臣伏願宸翰再三思之。春水方生，時氣尚熱，
 非虜行兵之利。泗州傍近，財貽取之固難。得莫能守淮陽之兵，恐是疑我
 深入，先張聲勢，所有沂州賊馬一項，未歷未明，又皆得之傳聞，已行下諸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六

二十二

帥。今過為從備外，更數日，問可見事實。其餘曲折，容臣留身奏稟。又回
 奏財貽與虜人書等事狀。臣今月二十六日卯時，伏准御筆處分。臣謹
 已遵稟聖旨，伏蒙訓教，以財貽所與虜人書不可太示怯弱，恐愈主輕我
 之心。今臣利改定，仍未須亟與臣本欲以此書款之，更觀其用意。何如仰
 惟聖慮深遠，曲中事機，容臣熟議，續具聞奏。又蒙聖諭，忠勇四軍使可分
 撥在鎮江建康軍中，臣契勸衆論，皆以為與糧戰，大軍相參，雜而可用。但
 當時差發，有更不分撥指揮，今或驟然為此，又恐人情未安。臣欲候李橫
 到日，更切體問人情，條具進呈，伏乞睿照。又奏慮虜人詐和狀。臣竊
 惟今歲防守之策，陛下固已博採衆謀，處置畧定。然臣尚有私憂過計者，
 其事苟或有之，願陛下長慮素謀，以善其後。臣竊以虜人貪暴殘虐，非有
 決爭天下之計，其所圖特在於聖躬。臣固備陳其詳矣。尚慮自今以往，使
 詐為講和之謀，以疑我心。然後不測遣兵，直指行在，計儻出此，願陛下益
 示謀和，推甘辭厚禮，以待之於外，而逃避之策，治兵之道，強國之計，尤當
 速圖。至於腐儒偏見，執一之論，此陛下所素察，不待臣區區之說也。臣言
 狂替，惟陛下裁。又奏進金虜遺錄狀。臣契勸去冬有在淮上得虜
 遺篋衣物者，內有文字一編，臣近傳寫到，其間所調兵數與器甲之屬，一

一詳偵竊恐或可備廢覽謹繕寫上進題曰金虜遠鏡其字畫不無訛差
伏乞聖慈特賜睿照 又奏虜人有窺伺淮甸之意狀 臣已恭依詔旨
畫一條具劄子繕寫俟李宗回自揚州還日附奏外臣今月初十日得探
報七月末間虜人稍得志於契丹即有違兵南來之意雖兵之輕重未見
的數而所據聞探則欲使淮甸謀為堅守之計臣見委李顯忠張子蓋
親至邊上量度事宜措置戰守伏望聖慈特賜睿照 貼黃且累遣間探
前去俟得回信請具聞奏伏乞睿照 臣初議欲以兵臨淮甸覘其強弱之
形今虜人先為此舉以示其強正當嚴為之備靜以待之不一月間其強
弱之形畢見矣伏乞睿照 又奏虜勢及海道進取等事狀 臣契欺虜
人南向之兵在靈壁虹縣近發回宿州南京者無慮數千騎雖姦詐百出
情未可量要之勁兵多在陝西而宿毫南京一帶不過近四萬餘人穎昌
襄城亦不過二萬餘人比間復出文榜欲以三月及八月因草地茂成未
窺淮南以臣度之虜若無西北牽制之患則今歲秋成糾合大兵圍我淮
甸理無可疑臣日夜思所以待之之計私以為虜之事力素強儻非出奇
搆虛乘其不意使各有懷顧巢穴之心則據却之功未易可為也臣自去
冬即具奏乞為東西相應之舉與故鎮江都統張子蓋及後計度當時所

任將位所差舟楫所募忠義之人議已未定會子蓋卧病連月而福建海
舟踰期不來致使川陝之師獨當一面夫此機會誠可欺息也今虜兵疲
弱非任昔比而民心懷恇日甚一月山東虛實可生而料三月以後南風
順便海舟之發適當其時因東人思奮之心而用之事或可圖矣伏奉二
十三日處分命臣以逸待勞觀釁而動敢不遵稟臣愚見以為淮上大兵
當務待重獨海道之舉不可不至焉不然彼將無所顧忌秋高馬肥得以
驅脅蕃漢一肆所為矣惟陛下圖之天下幸甚 又論虜情及製短強弩
事狀 臣聞虜人極畏新製短強弩諸將頗得其力伏乞嚴督有司倍料
計置如蒙未擇乞自聖意指揮施行臣近見虜中教書跡其規摹亦自不
淺而淮甸之寇已拜虜命恐未易使肯屈服惟是彼之弑逆已更三四人
情事勢安能長久相保莫若治其在我臨之以謀仰順天時終當有濟臣
竊譬諸夷慕之局勢各各不同臨機應變當在一時不可執一惟求取勝
而已仰惟聖謨洪大豈俟臣言臣不勝狂妄恐懼之至契欺賊亮嘗用其
人今莫不思家欲歸巢穴若急於進討又恐新舊留兵中原其勢未艾臣
故願少緩其事彼眾既歸人情莫不樂於休息兼新舊立國之初夷狄爭
利未必備輔詳察其變事乃可圖伏乞睿照李莊簡公集乞進討虜賊狀

昨自建康夫守石僕村杜充退守儀真陳邦光李悅率吏民降盡金人大隊由境上入浙游騎晝夜侵犯及防江潰兵四散剽掠幸賴朝廷威德將士協力防守至今臣探得建康所留番騎不過數千人偽蕭張二大師與陳邦光李悅同治府事時後遣兵及黃旗招誘州縣如溧水等處縣官皆已投降本州實與接境人情反側不住分遣將士前後殺獲首級招安到潰兵食軍班直契丹渤海等處人兵多方存養發察外臣近據於潛知縣通直郎陳近仁昌化縣尉保義郎平偏中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偽溼暑使稱四太子郎君偽知臨安府李傳差脩武郎樂宏齋文字黃旗前來臨安於潛昌化等縣招伏官吏本縣官吏各奮忠義遂將樂宏等四人斬首其臨安餘杭知縣將帶父老入城投降拜請賊徒就縣教買金銀足帛又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再遣凌秀才王秀才二人偽補承信郎今齋文字前來本縣亦將此二人處斬梟首號令及兩縣子手土素章聞王仙畢康等糾率諸鄉保甲義不從賊委是防托有功緣本州管下寧國縣與兩邑接壤其知臨安府康允之未知去處吏民無所申訴臣已逐急依已得聖旨便宜措置將立功四人先次借補承信郎及專遣使臣齋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蠟彈手詔曉諭官吏兵民各仰用命守禦去訖臣竊觀金人敢深入江浙

天時地利皆非所宜臣已率勵將士及將已團結到六縣保界并招安到杜克防江統制官馬吉李進并班直京軍等選其歸。臣已移文劉光世。率領大兵前來同衛王室及申本路轉運使李尚行未與前來權建康府安撫司職事庶幾列郡有所禦承並未蒙回報今賊馬既屯駐臨安府行在信息隔絕難通小人逆無忌憚臣累具奏聞欲乞速降睿旨差委重臣前來建康或令宣撫使周望傳檄四方約日進討水陸分布可使隻輪不逆伏候勅旨宋汪玉山稟論虜情當為備海道未可進劄于。臣擬以庸陋待罪近侍無所補報朝夕愧恐今者偶有見聞思欲罄竭不敢頻數請對輒具畫一奏聞如後臣比者面對伏蒙聖慈諭以近日探報皆不敢信但只必造嚴兵為備臣竊歎仰以為聖慈高遠非常所及今者後聞虜中遣人至野貽諭吾使者以國有萌古連軋之亂則非特如探報者之造聽望說而已蓋自古楚靈王吳夫差齊湣王皆勞民於遠而變主於內所謂虜酋者荒淫侈汰暴虐苛虐兼此三君之罪而又有甚焉以天人之理往古之事觀之其不免必矣然而有識之士猶有私憂過計者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此人情之常也漢高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使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獨奉春君妻欽以為兩國相擊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六

此宜矜今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情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慈以爲匈奴不可擊也其後卒如奉春言夫差方與晉侯爭長于黃池越人乘虛而入其國夫差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以絕口今虜有內變所宜蔽匿避忌惟恐人知而遽自振暴其短於我此殆非人之情意者復如奉春之言乎或以爲事已藉藉彼自度其不可掩也故不若以情告我此固或有之竊惟其於所諱言之事何其前後諱復得已而不已也此其可憂者一也使誠如虜人之言國有內變彼能討伐以平之則其爲強盛固未可輕也有如不勝則萌古連軋之於女真亦猶昔日女真之於契丹矣則中國之所當思慮而預防者無乃或甚於今日乎此其可憂者二也臣願陛下慈昭聖德如近日罷教坊出宮人之類增修國政如近日選任大將斥逐僉人之類稅稅業業長慮却顧務爲自治之策不可勝之備不使有毫釐之差窺隙之闕雖夷狄荒忽未易測度事變之來靡有終極而昔常有以待之則終於不足慮也仰惟聖策先定皆有成算而臣猶後有言者蓋不勝惓惓之誠惟陛下幸赦其罪竊聞温州有王憲者自謂習於海道又謂已招誘團結二十餘人更乞朝廷應副人船器械欲以直搗登青以且慮慮未見其可誠如其說於彼固未有其損而在我初無益也奈何

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六

二十五

以不實之費而爲無益之舉哉熙寧初命宰臣韓絳宣諭陝西所費纔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爲大欲比平以來只以諸州措置海道事論之其所謂十八萬緡者不知其幾倍也今憲之行又當厚有所費亦無惟乎公私之困乏也且非徒無益而已使虜勢尚強則勝負未可知也有如一夫被執必且提掖搜索窮問其所從來是趣其生不肖之心而自我致寇也使虜無能爲耶山東之地必有起而割據者亦豈肯束手受敵哉又使如前所慮幸而萬一無之可以恣其所如往而無所滯礙然小民之心惟利是視必且肆情極力由掠蹂躪以克其欲亦豈中原赤子所望於父母者哉臣以事之利害理之是非反復思之無一而可昔孫權時江邊諸將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而爲其身非爲國也宜加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兵之與國固已顯爲仇敵然猶不肯爲掩襲之計况今日之於虜人猶且羈縻不絕哉臣以爲諸如此類皆不當爲所謂王憲者或尚未行猶可及止如以臣言爲然伏乞速賜裁處 虜使名犯真 舊諱劉 臣伏見全國所遣賀正旦副使其名兩字係真宗皇帝藩邸舊名竊謂合說諭令其回互或兩字中止稱一字仍移文對境照會今若置而不問萬一後來或犯宗廟正諱

愈更難處不若防微杜漸於今日也。取進止。始黃契勸虜中所遣正使其姓係犯欽宗皇帝姓名。非正名之比。伏乞善照。王之望漢賓集論虜人有侵犯之漸。則于契勸信陽軍係兩縣信陽去淮近處。纒四十里。羅山去淮近處。纒二十里。北連淮河。東抵蔣州。期思縣。西抵隨州。東陽縣。界過計二百一十九里。南係本軍界。北係蔡州界。其二百一十九里間。蔡州建十二寨。每寨十人。馬十匹。臨淮河無三二十步。緣蔡州係上流。去唐州桐栢山不遠。稍無兩半月十日。則漢處止於三五寸。深處亦不過一二尺。其可塞塞往來。畧無阻隔。若以連淮州郡計之。如隨蔣安豐涑泗等州。不下千有餘里。所建寨柵。所屯人馬。想見不貲。而我曾無是髮之備。萬一寇長驅而東。湯湯然更無亭障。深可慮者。彼蓋我之鄰也。豈新湏忘於我哉。今其首難巢穴。而躊躇洛汴。其意決有在。又豈可恃朝夕之安。而不為長久之圖乎。蓋又非言之所能盡。伏惟樞密相公特賜鈞念。以為宗社生靈之福。李壁厲湖某開禧乙丑十月十二日。使虜回上殿劄子。論虜中事宜。且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成。中雖出而片且。且等嘗謂今日議論之弊。樂因循者。徂於私意。言進取者。病於寡謀。二者不合。則規恢之大計無時而舉矣。竊惟丙午百六之禍。徂古未聞。列聖興復之圖。迄今未究。七八十

水寨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六

年之間。士大夫以宴安處屈。辱以常事。忽進謀。祖宗世讎。護不加有大義。理。人懷苟且。天錫陛下勇智神武。輔以柱石大臣。同心一德。誓刷讎恥。偷紀後振。氣節漸伸。為宋臣子。稍知理道。誰不思奮。此誠千載之一時也。臣等幸因使旨。親踐虜庭。粗有見聞。不敢隱默。臣始至其境。則兵衛加多。守護益密。經過郡縣。增障設池。教閱鉦鼓。聲聞遠近。所歷頗合。周垣設棘。防隸充斥。纖隙靡通。雖其為謀。甚至然。驗之民心。則渙散已久。怨毒日甚。至疾視其上。有皆亡之語。深望於我有後子之嘆。觀彼事勢。豈能久存。所恨去歲朝廷。經理之秋。自可出其不意。乘機進取。譬之疾雷。從天而下。雖掃穴犁庭。有不難者。而邊疆小人。初無遠慮。輕出抄掠。以警覺之。我謀既泄。彼遂生心。此則虜有可圖之隙。而我未得制虜之術也。臣等必途與樓伴等。諺每每開示大信。使之不疑。彼亦時吐情實。惟懼我或先發。至於抽回行省。那近戍兵。道路所傳。頗亦相應。到真定中山。又謀知朱裕已正典刑。疑問稍釋。洎連燕都館伴之言。復以盟誓為當。守用兵為深。我臣等於是揣知虜情之微。蓋其盜有區夏志。滿意足。但得無事。其利已多。彼自為謀則善矣。而吾可以終已乎。况夷狄本堅忍。今則習驕惰。夷狄本強悍。今則事文雅。此皆臣等所親睹也。考之自昔。固未有腥膻異類。久據中原。七

八十年而亡變者掃除混一其必有待於聖哲英豪之起此則陛下之所宜勉內外臣子所當任責而究心者也夫秦百年之深志積怒而守一時之虛言空約執權宜不獲已之尊稱而認以為一定不可易之常分我之事彼者何卑彼之臨我者何倨也如是而講信修睦姑各保其所有而已此非臣之所敢知也西晉愍懷之禍劉聰石勒其戎首也未幾劉聰於石石熾於冉晉無與為仇者矣江左諸臣猶知報復之不可一日緩劉石雖敵乃女真一姓之醜類乎故臣區區以為今日進取之機所當重發而必成不可輕出而苟沮高皇帝統絕校道人以為真無復東意矣一旦席卷三秦天下震動遂開帝業越懷會稽之耻三欲出師范蠡以為未可勾踐怒曰忘其欺不救耶洎時既至蠡以為請卒奮動吳後不再舉何則慮之精而發之果也故臣願陛下東不息之誠堅必報之志焦勞憤懣以感天人之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固回富國靡亮髮之或遺外之彌縫固密派形迹而莫見無急近功輕撓成算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疾奮電迅掃清河洛正超泓之顯猷擢高文之宿憤夫豈艱哉臣等荷國厚恩大計所係不敢不盡愚惟陛下裁棄取進止范石湖大全集延和殿又論二事劄子 且今有愚見二事開具如後 一臣竊聞虜中自立矜為

永樂大典卷之萬言七十六

二十七

太孫諸子不平形於謠言臣頃過保州是時其嗣允恭尚在已見承應人密說國中惟畏服大王將來恐有李唐秦王之事謂其長子允升也今又立璿則其伯叔之心皆可想見他日若璿得國伯叔不服必有內亂此其機可乘萬一璿能制伯叔之命則必有腹心之臣為之謀主事成勢定又必有窺伺之國國家當不暇備以待事勢 昭黃臣竊見方今國計未足民力未裕未所以足國裕民則無其說止緣規模未堅定所經費不可減欲儲蓄贏羨以足國而所入不支所出欲緩催科除耗利以裕民而上煎下迫實患難行若只如此越了目前無復餘力萬一敵人真有機會亦恐無以應之天下事莫有大於此者伏懇久留聖心不待愚臣妄論真西山集奏劄 是時本朝實全圖土長使余等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就圍約回始知全人有輕粗之擾且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為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威震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利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粘罕之徒崛起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用夷狄所長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養養之餘亡後前日堅悍之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六

氣而遠粗小夷欲起而乘之于戈相尋情見力誦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
達而今之遠粗即鄉之女真也以去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
而東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
馬成民命如草菅人情揭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
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
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未泰生之有志
之士思欲壹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
今何幸彼自陷危而臣後以為憂何也蓋傳育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
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親交馳遽已徂日前之安而忘
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土恬下媾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
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
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
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開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
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
乘過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

警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
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
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威強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
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
王恣閥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况欲乘人之敝以徵幸萬一之功
哉諒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
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
之策勿以懲美之故而謂驕耻可忘勿為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
德以格天命教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
天下之力至於其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脩無日不討論于
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慙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鷁之危養
威侯時足以保全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負九華先生
集察膚情輪對劄子 臣聞聖人有外懼故有微權有密機權以思而後
濟機以思而後發思不忍之間安危繫焉使其伸縮在我平日晦之一日
伸之大事不足定夫外懼何為也哉昔勾踐為國最爾國也奉夫差以上
魯人奉之以子女常人所不忍者勾踐一切忍之此豈其真情也哉彼其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六

奔走事人之日皆陰謀生聚教訓之日也故其不有越而越卒有異者何
踐得此微權也曹公之於東紹也地不知紹兵不知紹紹未除大將軍操
不拜也則避紹而與之曹公豈避人者哉彼其曲意奉紹者所以息紹之
心而緩河北之兵也故東不併曹而曹卒併之者曹公有此密機也彼兩
人與而機權用機權用而曹之王易王越之伯易伯臣固知其思而後動
者也恭惟陛下秉希世之明天錫之勇常有神清中都秉索宇宙之意義
然而即位四年邊養時時敵有小大勢有堅脆陛下權敵以御時俯已為
和柔之盟陛下意豈在是哉機權之在是也陛下思之亦至矣越王曹公
之事規摹雖小充而用之必在陛下度內也然臣近者聞諸道路敵有無
故之形和有不安之意衆說紛紛不可執取議者猶以祖宗待契丹之禮
以待之是不知役已者也自紹興至今敵凡幾和亦幾變信書在道暴
骨在野前日已不可保後日庸可保乎豈可見其形不察其實信其偽不
悟其姦百事揚揚猶類平日上下復欲長此安躬也為今日之慮當堅籌
謀當預措置江淮諸處也兵幾所執要執要兵甲增減為數幾何執到執墮
諸將可倚者已幾何人軍食可理几幾何事故應敵誰長守扞至職至悉
不暫解弛臣猶恐其未也若將相循循尚猶偷玩今日得報則四面倉皇

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六

二十九

明日無報則整容開暇謀國如此抱虎而寢虎未及起因謂之安未有不
為傷矣夫四夷執道兵甲不興誰不願之不幸或有外禦雖宣王不免也
臣竊恐近臣大夫轉以薄書期會為故捨此弗圖一忽有警持節將何及
也詩云維彼雨雪先集維霰而知雨雪者見其兆也陛下登敵之兆而預
計之機權在中應變在外陛下舉能辦此願戒小大之臣勿為媮怠而已
杜牧曰國家大事小臣不當言臣與牧同一罪也惟陛下幸赦廣平李格
果再論降虜劄子 格竊見朝廷區處降虜未盡其宜私心深憂自北而
來者皆曰歸明歸正然我中原之人偶因國家南渡隔絕數十年身雖陷
于異類其心豈忘祖宗二百餘年仁厚之恩又豈樂與夷狄同處今既未
歸固有可用之理其間猶有不逞好亂之人自疑南北之異時於沿邊作
梗者其人皆有人心可以利害誘之恩信結之也如降虜我之仇讎狼子
野心天資殘忍弱則服強則叛不可以恩信結不可以道理曉其未久矣
故晉武帝時諸胡雜居中國不用郭欽江統之言不二十年濁亂中華恭
符堅委信慕容垂不用王猛之言鮮卑猶獮唐太宗受突厥之降不用魏
證之言幾至狼狽宣和間契丹郭藥師歸朝朝廷待之至厚不逾年乃為
金虜前驅首末犯順此古今之明驗也今降虜或布州郡或掌事軍中或

往來關下或宿衛禁庭此播所以深憂者也播年齒衰暮疾病相仍死亡無日矣固未必見其為害近見耶律迺哩所為觸類而思之恐為害於他日伏望朝廷於閒暇之際酌古驗今思慮而預防不動聲色有以虞之播宗社於泰山之安天下幸甚若直待臨事而慮則無及矣如播愚言可採乞賜教奏密切施行張魏公奏議奏虜情議臣身遠關廂無緣恭奉聖訓區區私憂過計之念日夕繫情輒有鄙見上瀆聖聰臣竊惟金虜自用兵以來借講和之名以威契丹繼而侵陵中國亦用此術如靖康之初遣使愈頻用兵愈急先登城不下以寬眾心繼遣請二帝以危社稷陛下所親見而熟聞者也去歲宇文虛中嘗至其寨矢泗上之兵不測而至向非南渡宗廟奈何臣竊謂金虜非有爭天下之志其包藏深禍專在聖躬今日之計將力拒而棄絕之則為非策但當早詞厚禮屈驕其心萬一虛中後來願陛下深加獎諭且厚待其使而遠避之計防守之策尤宜速圖蓋彼以講和圖事此復以講和而歛其謀此策之上者也惟陛下留意天下幸甚

貼黃臣契勘淵聖皇帝嘗兩幸虜營至誠不疑以解禍紛而虜人曾無毫髮肯回之意卒至二帝遠狩宗社幾亡蓋緣何桌李若水之徒以書主一偏之見深誤國事兼淵聖皇帝在虜營之日凡所以待之之禮不

為不盡彼其見利則為何有於我願陛下鑒前日之禍深思遠計以福蒼生無使事至而悔為後世笑天下幸甚

又奏虜情并乞早圖大計議臣得右僕射秦檜書竊聞虜人已過淮北此虜初欲因春草將生盡有淮西與我共爭大江之險以搖江浙候秋氣既深徐圖南渡願陛下天授成算力遣大將推折光燭天下蒙福然而巨酋包藏逆毒意蓋未息務須堅壁要地示弱用間以誘我師此計儻或不行即大發國中之兵秋冬謀為再舉臣嘗歷考其所為殊與粘罕妻宿革不同謂可破滅自己未春以來屢以所見冒昧具奏誠恐事機差夫所繫非細而今日之事安危以決利害尤重疊浼宸聰所惜者時及嘗於秦檜書中略具大槩願陛下速會諸帥謀以智腹將相同心早圖大計凡有施為必究始末區區庸謬惟陛下素知其立志用意不避誅責敢布微誠仰冀聖慈特寬斧鉞不勝幸甚

又奏虜情及攻守事宜議臣近聞醜虜再犯濠梁是必益兵合眾堅壁淮北意欲勞致我師以快其憤大兵並進糧道難繼其害一也諸帥之兵不相統一孰與決戰戰而捷之不過為一郡之利設有差跌事將若何其害二也淮東漢上前出後空萬一綴留我師別以騎兵它道攻擾人心必搖其害三也臣聞解紛排難必擒其虛願陛下先於除口濡須量留大兵

深溝高壘以防倭賊自餘各旋其師至會諸帥求所以常制攻討之策漢
謀但令空城領衆自淮而下用伐其謀夫虜欲決成敗於近歲立意非淺
譬之奕碁不曉其策算姑隨手而應之事可慮矣臣嘗經勝負思慮過審
未敢自以為是每憂時事繼之以泣願陛下察其用意特寬誅責不勝幸
甚 又奏乞令大臣共議回荅虜書 臣伏奉處分以北界偽元帥書從
來係都督府回荅臣具檢繳奏臣奉命踟躕不敢承伏念臣涉道甚微
賦識又淺自夏以來精神衰耗心志凋落益甚於前深恐無以副陛下委
任之重今謹守江淮蓋臣之職而事率妄為多致謬戾上下弗信謗誚百
端惟虜之通書事干大計豈臣愚昧所能裁決伏望聖慈宣諭大臣各盡
所見均任其責毋使它日紛紛涸涸聖聰至於兩淮疆場之事臣誓當竭
力盡誠夙夜經營庶或有濟更望聖慈俯賜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條奏
捍禦虜寇之策 臣竊聞虜人似有窺伺之意事雖未信實重心憂仰惟
睿志先定成算已行而臣受陛下更生之賜僅懷願望只為身謀天地鬼
神得以誅之臣謹條列于右 一虜酋狂暴謗詐天下共知今茲未嘗敗
盟大逆天道惟虜之心膽精兵恐不啻十餘萬人平日養之素厚莫不盡
死力必能以威力脅制番漢與符堅事體不同方其去國遠來非有萬全

之利未可輕與爭鋒扼之數月其衆必離天下之事從此可定伏惟聖慈
更賜詳酌 一臣之愚見欲於揚州之東擇地駐兵保通泰高郵之險以
待機會厚募勇士晝驚夜切以罷其師如揚州城壁久已修治專委守帥
量敵率民兵共力守禦事或迫切即焚蕩室廬運保大軍營壘去處其本
州百姓先令從便於江浙及通泰高郵居住優與存恤 一乞遍揭小榜
令百姓避賊馬之日各以火焚草嚴立法禁務在必行虜用騎以草為急
其真滁濠廬壽春五州依揚州施行如遂州城壁未修便當措置山水寨
時暫保守 一臣今所陳若朝廷於財貽要地已有大兵屯駐守險亦乞
只令堅壁清野以老其師俟見機會合兵掩擊 一淮西欲於東關及焦
湖一帶擇險駐兵如淮東措置 一虜情百出不以戰敗為恥萬一倂為
逼北以誘我師伏乞預戒諸將勿許窮追深入其地大抵困弊其人使前
不得進必為數月之留則諸國之變自主於內况中原人心各戴我宋大
業之後指日可圖也臣嘗負陛下使令天地喪師積有大罪被誦以來晝
省夜思冀或一得蓋以衰邁久病之身獨有區區愚忠庶幾可以上報聖
恩第惟遠外時事不及盡知深慮聞見平謬觸犯天聽伏惟陛下鑑察其
心少寬斧鉞之威臣恐不勝幸甚 又奏虜情及捍禦之策 臣切冒陛

下厚祿義當有所建陳臣竊惟虜人逆天用兵取敗固宜尚慮秋高馬健
大為聚集臣愚見以為乘此勝銳正須蓄養外示進討內實安靜更觀其
變若併犯陝蜀則襄陽承楚之兵攻其後若大窺淮浙則岳飛吳璘楊政
之兵擊其中僚或虜勢稍虧未能辦此在我徐議征伐固未為晚夫虜巨
敵也願陛下詳究其勢審察其情俾諸帥協力合意共成大業今日勝負
全在人心畧有離異利害非細陛下每切留神天下幸甚 又奏虜情及
控禦之策 臣往負敗事之罪屏息靜處晝夜思惟求所以少報聖恩獨
恨智識淺短終恐無補自視不達然中有所懷不敢欺心不以言之於陛
下也虜人以二十萬之騎憑陵淮甸方其衝突之初大兵引退保守江干
衆以為憂臣則有望謂其少留數月內變必生糧革匱乏恐不能支我之
得算固已多矣今臣過慮萬一虜識機會引兵言旋別犯它路要處或安
處東師徐有他圖在彼則逸在我則勞蓋虜之精兵所損未幾苟非糧革
急闕恐或未退萬一掩擊上流兵拱一軍未易遽當也臣愚欲望戒救兵
拱許從宜措置先保民人使在安地堅壁清野勿與輕戰量分大兵內守
鄂州家計庶幾有以待之臣竊以虜之在汴與華日事體不同往往時退師
定歸沙漠今自精兵竊據神都縱使今歲別無他謀未春野草既生水運

通快人糧馬食無不順使彼又將必有所向臣願陛下常謀其強不謀其
弱得城得邑未補大計破彼精銳圍地畢歸陛下何患焉更乞密與大臣
共圖全策先為備具次明間諜以破遠業天下幸甚王之望漢濱先生集
馮奉世陳湯伐虜于奪不同策 愚嘗讀春秋得孔子之意其用法為至
寬錄功為至惠衆人之善惟恐其不及貶人之惡惟恐其或過始誠善矣
或不善於終則委曲而為之諱終誠善矣或不善於始則閤畧而許其變
然後知聖人之至仁春秋之忠厚也夫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嘗曰天下
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宜乎筆削之際不以假人然於齊威晉文之事
則予而進之夫召陵之役專征之罪也而春秋予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首止之會不臣之誅也而春秋予之曰會王世子于首止城濮
之勝善戰之上刑也而春秋予之曰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河陽之朝致君
之不恭也而春秋予之曰天子狩于河陽夫齊威晉文若責之以王者之
法罪不容於誅孔子非特錄其功又為之諱其惡滅項不書齊為威公諱
滅國也重耳不書入為文公諱本惡也嗚呼春秋之忠厚如此而後世學
春秋者乃侵刻苛細集小過以加人予善惟恐其深貶惡惟恐其淺孰謂
春秋之學流而為申商之刑名乎公孫弘以春秋起海濱為漢相不大明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八七六

孔子之意以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惟開假其義以繩臣下而已天下之士
 翕然而之終軍引王者無外以詰徐偃偁不疑引剛積之事以執方逆斷
 斷焉如老獄夫吾陷害人無一毫愛利之心漢法之所以慘虐者諸儒與
 有力焉豈不哀哉其後馮奉世誅莎車陳湯滅郅支漢祚封此兩人而滿
 望之康衡乃以春秋之義大夫無逆事欲以矯詔罪之二子卒不得侯雖
 劉向谷永諄諄辯訟累數百言終屈於郅生之議蓋其刻薄之風有自來
 矣且春秋書逆有二義馬公子逆如京師遂如晉公羊曰公不得為政也
 此無逆事之說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郕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此許其逆事之說也望之康
 衡專引襄仲之事至於公子結之會則沒而不言是猶姦夫之弁法輕重
 其心宜知春秋者哉若果知春秋則宣帝之赦霍氏也望之何不以春秋
 善善及于孫之義爭乎元帝之用恭顯也衡何不以春秋不近刑人之義
 爭乎且夫春秋以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故葵丘之會尊宰周公而望之乃
 輕丞相於朝則是望之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秦世乎春秋諸侯不
 得專地故譏鄭伯以壁假許田而衡乃擅益樂安侯田四百餘頃則是衡
 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陳湯乎愚每讀漢史未嘗不為二子憤疾而

永樂大典卷一〇八七六

三十三

扼腕也方莎車畔漢鄯善以西皆絕不通漢發夫西域夫郅支在五重城
 破呼獨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結康居以自固漢發苦此虜矣二子忠
 義奮發出萬有一生之路不調郡國一兵不費大農一錢不夫天子一天
 而使歷載通誅之虜頭竿葉街漢之威德暢于萬里之外可謂不世之奇
 功夫使待幸而列於春秋則其安國家利社稷豈特一公子結而已哉雖
 齊侯之伐山戎叔孫之敗長狄不足道也固當享萬戶之封受土茅之錫
 卒為拘儒所抑不得尺寸地為子孫計豈不痛哉後世風俗委靡無磊落
 傑特之士未必非二人之所致也我國家涵養天下垂二百年待士大夫
 可謂極矣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下僚小吏有一節可稱必程表而錄用之
 是真得春秋忠厚之意矣然多難而東無一人能自奮以附於漢之二子
 者承學之士深有耻焉雖然春秋之法不責人以所難故魯威公亮於齊
 歸而書葬不以不討賊之例責其臣子蓋齊強而魯弱人有所必不能也
 今之醜虜視莎車郅支蓋相萬萬豈可以漢之二子責當世之士哉孟子
 所謂論其世者蓋謂是乎執事其思之李福圖窮虜策自古天下之
 事有相反者三春秋之時諸侯職貢不共于王府天子不責而至於米車
 求金此一反也李唐之世方鎮之將校殺逆主帥自立為留後天子不討

而因賜以旄鉞此二反也西漢之時匈奴侮威侵邊鄙天子不治而早辭辱帶以緩其兵此三反也是三者皆天子不當為而屑為之故命之曰反謂其反天下之理云爾嗚呼治天下有道限華夷有法後世所仰望而不可及也豈非唐虞三代之際聞有滿謹氏獻楷天矣聞有越裳氏獻雉夫聞有西旅氏獻獒夫聞有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矣聞有豷密須氏之鼓闕華國之甲矣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其法載於禹貢自彼後是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其言詠於商頌周家盛時一人端拱於明堂之上而夷蠻戎狄之君畢賀故其子孫得以自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魯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過封之有若是者愚則盡聞之矣時未聞有中國以財幣輸之夷狄者獨至於漢文乃有和親之詔遺單于以金繒之事嗚呼中國共貢夷狄首反居下足反居上上下倒置此實生所以為發憤流涕也然考之匈奴傳孝文之費蓋不甚多歲之所遺錦袍繡帶赤絲薄繒數十物而已實詎已憤之如此誠以中國夷狄有自然之小大不疑之明聞中國不可行夷狄事夷狄亦不可行中國事故爾使其生於後世見為國者有竭民財以實亨虛體帳而未知

其限量豈直流涕而已耶夫以沙漠有久苗之與格京城有未祀之宗廟洛陽有不掃之陵寢中原有未誅之寇讎此莫大之耻而今之議者猶竭有盡之財以填無窮之壑愚不知其故何也以為畏之耶則是以堂堂國家之大畏人至於納貨耻也以為謀之耶則是以貨為間而行變詐之事以取其國亦耻也昔者晉之賂虜為取號計越之賂吳為報仇計唐高祖之賂突厥為求助計石晉之賂契丹為取天下計是數者雖有所屈而各有所就而君子以其名不正其事甚辱且猶耻之不審今日以東南破傷之餘赤子之命所存無幾而北虜貪林乃欲厭塞其意奉之彌繁使之彌急其所就者果何事哉縱有所就實詎所謂上下倒置者亦不可不戒况未有旦夕之安而有丘山之耗吾又可以不耻乎哉甚矣言賂虜者之不思也其說曰熊虎搏人得牛而止北虜固貪矣賂之以厚貨則其欲必盈其師必緩區區之費又何足惜嗟乎賂豎可盈貪欲不可厭得牛暫止牛常繼耶牛盡則及人有志之士切為寒心也愚聞熊虎將搏人不刺之以利戟墮弓則拒之以峻牆高垣如是而已未聞以牛飼虎而欲保其長無患也昔者六國之事秦以實貨為未足而至於割地以與之其為患也大矣然虎狼之秦終不為足今日割地而明日出師今日出師而明日割

地日益割，師日益出，而六國怨焉。而盡矣。杜牧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此方今之藥石也。然議論者謂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武夫，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功臣，此則未善。要之上決不可事下，中國決不可事夷狄。其天尊地卑之分，自不可易。爾非必計利而後弗賂也。苟計利而勿賂，則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虜，以代號師，還又以滅虜。若此等事，堂堂國家之大，又可爲之耶？彼虜以詐吾必以正，乃能勝之。豈可以詐勝詐耶？實誼能論，上下倒置，爲可流涕。而其五餌三表之說，以謂賜之威，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威，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以壞其耳，賜之高堂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未降者上召幸之，與相娛樂，以壞其心。是吾中國陷於詐也。此史臣所以謂誅也。愚不佞，輒敢效實生之憤，去實生之誅，幸以華夷大分陳諸下，執事伏惟覽觀焉。以復于上，則天下幸甚。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實，則貨實竭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則侵之愈甚。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秦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震天下，威強足以皆蓋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

之。是使烏獲與樵撈也。故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王東牟先主集通虜之策。臣聞中國之於夷狄，未易以力勝也。能使夷狄之人自相攻討，則虜寇可殲矣。西漢之屬國都護，東京之南單于與唐回鶻之師，皆此道也。金人用兵以來，七平于茲，而四夷之兵未聞效順。虜兵以是日熾，中國以是日陵。禦邊之術，未見其善。必能合群夷之情，得強梁之執，然後虜寇可殲。中國可安。或曰：中國之使夷狄，夷狄之事中國，各有常執。胡可強議？今中國之執，既陵夷狄之執，方威安能間激使相戰？爭臣曰：不然。今者中國之財貨，子女奇技珍巧，金人奄取而盡。有之固諸國之所欲也。使諸夷取之之謀利，則中國暗之之術行。況今四夷諸國一介未通，在此者既不示以撫安之情，在彼者安知其無向化之意？臣謂宜常遣單使，屢持尺書，使知中國之執尚可振起。若諸國有能助順，則金人行可破之。何必輜軒旌旗，然後增光遠之華箱，葆厚恩乃可明遣使之禮。申包胥之救楚，但哭秦庭，燭之武之使秦，不聞厚幣。此所謂不可不爲者，不可以不爲而廢功也。事有不可爲者，固難以必爲而冒進，亦有不可爲者，安得以不爲而廢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七十六

三十六